

ZHANG YI ZHI YAN

ZHANG YI ZHI YAN

ZHANG YI ZHI YAN

赵冬苓 著

ZHANG YI ZHI YAN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仗义 执言

仗义 执言

赵冬苓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仗义执言/赵冬苓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10

ISBN 7-5354-2118-0

I. 仗…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483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367 千字

印数:6 001—11 000 册

ISBN 7-5354-2118-0/I·1619 定价:23.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小小律师事务所，连着社会千万家。医患纠纷、沉冤昭雪，一桩桩一件件的案例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小说人物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伴随着几代人的恩怨情仇，更使小说异彩纷呈。

小说故事迭宕起伏，语言轻快幽默，法庭辩论更是高潮迭起，其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感使这部小说引人入胜。

同名电视剧由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强档推出。

11/32/17

第一章

“……起诉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充分，运用法律适当，对此辩护人没有异议。鉴于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能如实交待所犯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希望法庭能从轻处理……”

当童芳干巴巴地把三页纸的辩护词读下来的时候，连她自己都觉得像是一次标准的例行公事。事实上，为了这个案子，她前两个晚上都没睡好觉。本来接到起诉书后，她利用职权，把这案子派给了李元，可那个十恶不赦的家伙，直到在所里讨论辩护意见的时候，拿出来的也只有半张纸头。她当即大光其火，可他居然摊着两只手，一副很无辜的模样：

“哎，哎，你们说说看好了，强奸不成，连杀两人，像这样的人还不枪毙，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公道？”

“李元，放严肃点儿！”她当时声色俱厉，“该不该枪毙，那是法院的事，你是律师，你的职责是保护他的合法权益。周老师，您不要坐在一边看着，你也批评批评他。”

而周普，却只是温和地笑着，放着李元不说，却反过来说她：“我说童芳啊，这种事，你压根就不该交他，你早知道他会怎么干的。”

“就是嘛就是嘛。”李元倒像抓住了理：“童芳，你是本所的合伙人，我也是本所的合伙人，你不能把另一个合伙人推入不仁

不义的境地。”

没办法，她只好仓促上阵，把材料从李元那儿又抱回自己办公室去。说起来，像这种擦屁股的事，她替李元干了不止一次，可奇怪的是却从来不长记性，每次都从头开始。

她的辩护还没结束，就听到旁听席上传来一片嘘声。接着，对面那个公诉人就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在这个法庭上，她和这位公诉人已经碰过三次面了，每次总是他赢，她输。有什么办法？三次她都是代李元来替杀人犯做法律援助。

那位公诉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一身检察服更显得威风凛凛。他站着，脸上浮着轻蔑的微笑。就是这种微笑，让童芳在听他发表公诉词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地走神，一边佩服着他的口才，一边却会充满同情地想起他的妻子。

“我方对辩护人的观点有异议。被告是在被公安人员团团围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从隐身处走向向公安人员投降的，自首情节不能成立。被告人刑满释放不满一年，又连杀二人，系累犯，重犯，实属罪大恶极，公诉人认为，辩护人罪轻辩护不能成立……”

话音还未落，旁听席上就传出了热烈的掌声。

审判长发出了不许鼓掌的警告，可人们还是继续鼓着，辩护席上的童芳几乎被掌声淹没了，整个人都显得弱小无助，在掌声中面无表情地坐着。

当审判长问她还有没有辩护意见时，她只摇了摇头。

这种案子判决总是很容易的，判决结果也是毫无悬念可言的，她站在那儿，耐心地等着审判长读完判决书的最后一个字，匆匆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只等审判长一行的身影一消失，就逃亡一样转身离去。

身后，旁听席上有人向她喊着：“帮凶！帮凶！拿了多少昧

心钱?”

她脚步不停地消失在那个油漆脱落的侧门里。

童芳是本市方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在本市雨后春笋般突然冒出的无数个律师事务所中，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律师事务所。也难怪，事务所刚刚成立，除了那两个已经被枪毙的委托人和他们自己，估计还没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个平庸的名字。去年的这个时候，她还是本市实力雄厚的大正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在年终的合伙人大会上，就将讨论她的合伙人资格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禁不住李元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他一起跳槽出来和周普一起成立了这家事务所。现在，如果同行们谁为她当时的选择惋惜，她就气恨恨地说：“都怪李元。”可心底里，却从来没为当时的选择后悔过。

她脚步匆匆地往停车处走，身后有人喊起来。

“童律师，童律师。”

童芳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一个穿了一身淡雅的西服套裙的女孩抱着一个包追上来。她脚步没停，冷淡地问：“有事？”

女孩脸上带着明显讨好的神情：“我刚刚听了您的辩护，您辩得好极了。”

这话听起来像讽刺，童芳不由得回头看她一眼，继续走着。

“我叫季雨，大学本科，去年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

她打断她：“我们现在不招律师。”

女孩在后面追得更急：“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了丝绸公司办公室，工作蛮安逸，可我只想当律师。我了解你们方圆所，我知道你们正在草创阶段，各方面待遇都谈不上，可是我不在乎。我想和你们一起干。”

童芳连停也不停，一直走到一辆红色的小车跟前，坐上去，几个刚刚出来的听众嫉妒地看着，声音很大地议论着：

“瞧，还有车呢。”

“吃了原告吃被告，还能没车？”

“你说那个杀人犯给她多少钱？”

……

童芳充耳不闻，发动了车。

那个女孩追上来，居然把她的车门把住了：“我可以试用，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汽车已经动了，女孩不顾一切地拉开车门一屁股坐进来。童芳不由得大为惊讶。

“你怎么回事？”

“我累坏了，累坏了。一个月中，我跑坏了两双鞋。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跑了二十几个律师事务所，所有的事务所都像下饺子似的挤得满满的。我打听过，全市的事务所中，你们所人最少。”

童芳透过后视镜打量着她，女孩眼里似乎已经急出了泪。她的心里一动，不知怎么想起自己当年求职时的情景。

她的声音仍然是冷冷的：“麻烦您，再把车门带一下。

女孩又惊又喜，把车门猛地一关，车开出去。

“叫什么？”

“季雨。”

“多大了？”

“二十三。”

“哪儿毕业的？”

“华东政法学院。”

季雨一边回答，一边就忍不住笑了。童芳通过后视镜看她一眼，觉得这干练的女孩笑起来却显得很单纯，心里不由得对她又多了几分好感。

“你笑什么？”

季雨调皮地歪了头：“这算是考查了吗？”

童芳也不由得笑了：“不算。”

“童老师，您知道吗？”季雨突然说：“您刚才在法庭上的表现真的很出色。”

“噢？”

“您表现得很职业。”

“什么叫很职业？”

“您一点也不动感情。”

童芳心里苦笑了一下。她想动感情，可她哪儿有？

“您估计被告会上诉吗？”

“上诉也是死，不上诉也是死。”

“怎么？”

“在那种情况下连杀两人都不死，这世界还有没有公理？”

“那您怎么还接受委托呢？”

“可能被判死刑的被告必须有个辩护人，不巧那个人是我。你说你到大正事务所面试过？为什么没留下？他们不要你？”

季雨颇带几分得意地笑起来：“恰恰相反，那是惟一一次差点成功的经历。”

童芳奇怪地看她一眼：“为什么不选择那儿？”

“那儿好吗？”

“当然好。那是所有律师都梦寐以求的地方。进去头一年，你就可以拿到两三万，如果你能干，第二年收入十万不成问题，如果你能力突出，提成合伙人，那么你就成为中国另一个阶层了。”

“可是我听说，您和李元律师在就要提成合伙人的前夕跳出来单干了。”

“你不要和我比，人各有志。”

季雨笑着：“我是不能和您比，可我也有志啊。”

童芳突然觉出自己有点失言，抱歉地说：“对不起。可是，你到底为什么不留在大正？”

“那儿有一百多个律师，只有十个是合伙人，其余的九十多个都在梦想着当合伙人呢。”

童芳恍然：“明白了。我们这儿好。一共四个律师，倒有三个合伙人，在这儿成为合伙人比较容易。”

二人不由得一起笑了。

童芳边开车边拿起手机拨着，电话里，传来李元的声音：“喂，哪一位？”

童芳咬牙切齿：“李元，你知道不知道？一个月中，我这是第三次在法庭上被人起哄了。你接的案子，却让我来受过。你等着。”

这个时候，李元在市中心医院的一间医生办公室里，正和一穿白大褂的男人对面坐着，一听童芳的指责，便呼天抢地地叫起冤来，好像童芳真是冤枉了他似的：

“天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去出庭，我来帮你离婚，不是公平交易过的吗？”

对面的男人一听这话，眼睛顿时一亮。男人叫苏雷，是童芳即将离婚的丈夫。他伸过手：“是阿芳吗？让我和她说句话。”

李元挡住他：“不必了，她全权委托了我。”

苏雷不由分说，伸手就把手机夺过来：“阿芳，阿芳，你为什么自己不来？你过来，我还有话对你说。噢。”一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手机里没有动静，奇怪地看看手机。

李元做了个对不起的手势：“我关了。”

苏雷气愤地把手机抛还给他：“童芳居然委托你来办，她居然相信你。”

“没办法，轻信，是女人最可原谅的缺点。来吧，签字吧，这儿，还有这儿。”

他很热心地把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推过来，指点着上面空白的地方。想想吧，委托了这样一个油头滑面的家伙，还起草了这样两页纸，还有什么可说的？苏雷愤愤地拿起笔，在他指的地方签下了字。

一护士推开门，冲他叫：“苏大夫，童院长让你去一下。”

苏雷头也不回地：“等等。”

李元很热心地又翻开一页：“还有这儿。”

苏雷冷笑一声：“有必要吗？我记得她不是斤斤计较的女人。”

李元点点头，似乎十分同意他的观点：“她不是斤斤计较的女人，她是斤斤计较的女律师。没问题了，找一天，你和她去街道办事处签个字就行了。”

“你不能代她去签吗？”苏雷讥讽地问。

“苏雷，”到这时了，李元倒变得一本正经，“童芳告诉我，您不是个尖酸刻薄的男人。轻信，真的是女人的缺点。还有一件事，您知道，我们方圆律师事务所制度严明，即使是为本所人员代理，代理费也照收不误。本案代理费二百五十元，你们的夫妻关系现在还没解除，您说这笔钱我该找谁要？”

“李元，你也真好意思。”

“不好意思。”

苏雷甩出三张百元的钞票在桌上，李元手疾眼快地一把抓起来。

“找我五十。”

李元把那三张钞票拿起来哗啦啦抖得直响，还冲着光亮逐张照着：“找五十？您要找吗？只付二百五？二百五？算她的，还是算你的？”

苏雷气恼地瞪视着他，终于明白对方是个律师，斗嘴皮子自己是永远处在下风的：“算了。”他说着站起来：“没事了吧？”

李元把手伸给他，很同情地说：“祝贺您，终于跳离了苦海，我能想象得出过去这些年您是怎么熬的。”

苏雷哼了一声：“谢谢。”说着，还是不死心地加上句：“她今天还回家吗？”

“哪个家？”

苏雷明白过来，长叹一声说：“告诉她，她终于可以专心去做她的事业了，就看她离婚时的表现，她会成为她想成为的那种律师的。我祝她早日成功。”

苏雷从自己办公室出来，经过护士办公室时，发现里面的护士听到他的脚步声都齐刷刷地回过头来，知道她们一定是知道了自己和阿芳的事，心情更是糟透了，干脆回过身，从楼梯的另一侧下去，去了童院长的办公室。

童院长叫童振甫，就是童芳的父亲，是这所市里规模最大的三等甲级医院的院长。苏雷进去的时候，看见童振甫正在不知和谁通电话，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仿佛对方就在面前坐着。

“可以，我们当然可以尊重捐赠人的意愿。转告梅先生，一切悉听尊便。”

他看见苏雷进来，冲他做了个请他坐下的手势，继续和电话上说着：“下个星期六剪彩，请梅先生把字准备好，我马上让他们去做。再见。”

放下电话，他脸上的表情也换了，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讨厌。”

“又是那个梅雨霖？”苏雷已经听出来了，他说的是那个叫梅雨霖的华人向医院捐助科研大楼的事，这两天，医院上上下下正为这事激动着呢。

童振甫叹一声：“是。突然又变了主意，科研中心要以他的外孙命名，振寰，倒是蛮响亮的。”

“他有外孙？”

“马上就要生了。”

“什么？”苏雷大为惊讶：“堂堂一家大医院的科研中心以一个还没生下来的孩子命名，像什么话？”

“有什么办法？楼是人家捐的嘛。”

“他只捐了一半。”

“一半也是捐了嘛。”童振甫摆摆手，示意不要再谈这事，“苏雷，我刚才去你办公室，没找见你。我让他们告诉你马上回电话，你也没回。”

苏雷冷笑一声：“您女儿请律师来和我签离婚协议，我在那儿。”

童振甫吃了一惊：“你签了？”

“我干吗不签？”

童振甫着急了：“我不是嘱咐过你不要签吗？阿芳这一段心情不好，她自己出来办那个律师事务所，做得很艰难。以后她会后悔的，到那时候怎么办？再复婚？”

苏雷恼了，一抬头：“干吗再复？没事陪她玩吗？离就离，谁也不是离了谁就不能活。”

童振甫呆住，愣了片刻，声音有点抖了：“苏雷，我这一生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最疼爱的女儿嫁给了我钟爱的学生。你们俩都很优秀，可是两个在事业上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人，怎么在生活上就不能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呢？”

苏雷笑笑，反问道：“您不知道为什么吗？”

童振甫恳求地：“告诉我。”

“院长，在阿芳心目中，世界上只有您才算得上理想的男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我做什么，她都要和您做比较。我脾气急躁，她说我不如您有涵养，我偶尔向她发火，她说我不会体贴，而您从小对她如何如何，我没空料理家务，她说我不如您会生

活。我是她的丈夫，可是我觉得我时时刻刻需要对付的却是自己的老丈人。”

“原谅她。”童振甫有点抱歉，“自从她母亲去后，一直是我们俩生活在一起，她刚刚离开我，还需要时间适应。”

“离开您八年还没适应，这断奶期也太长了。这话您应该对您的女儿去说。童院长，还有事吗？”

童振甫摇摇头：“我听阿芳说她要来找你，我是想阻止的，没想到，你们这么性急。苏雷，别灰心，回头我再劝劝她，不是还没办手续吗？还能挽回的。”

苏雷站起来：“谢谢。那么，我走了。”

童振甫疲倦地靠在椅背上，看着苏雷离去，他觉得自己还应该为这事干点什么，脑子里却一片空白，究竟应该干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确实已经老了，一种说不出的无奈笼罩着他。

方圆律师事务所一家临街的二层楼上，一楼是一家生意很旺的餐馆。当初承租下这个地方的时候，头几天一桩业务也没有。大家干坐在临街的窗口，闻着从楼下飘上来的酒菜香，更觉得饥肠辘辘。那种感觉真是让人丧气，只有李元，无论在什么境遇中，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对，同仁们，这种地方就是为律师事务所建的。以后的中国，打官司都是酒足饭饱以后的游戏。”

季雨搭着童芳的车来到这儿的时候，一进街口，就看到了方圆律师事务所几个镏金大字。

“在这儿？大正事务所在写字楼里，很不容易找的。”

童芳笑了：“做到了大正的份上，就不想让老百姓找到了。我们不同，我们现在鸡毛蒜皮都得做。”

她们刚一上楼，就听见里面有人吵吵闹闹，负责接待的刘欣

很无奈地告诉童芳，刚刚被判了死刑的孙大虎的老婆听完判决书，连家也没回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童芳一听赶快进去，只见一个粗俗的女人正在周普的写字间里吵着，周普正在耐心地劝说着她，一看到她推门进来，连连暗中向她使眼色示意她出去。

“我们的人就要死了，你们在这儿坐着倒凉快。周律师，人判了死刑，你说怎么办吧？”

童芳插上来：“周老师，怎么啦？”

“没事，你刚出庭回来，休息去吧。”周普说着就要过来把她推出去。

“好啊，”女人已经看到了童芳，放下周普，冲着她就过来了：“你总算回来了。我问你，你是怎么辩的？怎么人还是判死刑了呢？”

“你来问我？他犯了死罪，自然会判死刑。你来委托的时候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什么？辩也得死，不辩也得死，那我们还要你干什么？”

“你不能做的事，律师也不能做！”童芳加重了语气，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义正辞严，“律师能做的就是根据事实，维护你们的合法权益。”

“那你说，我们的合法权益是什么？”

“我在辩护词里不都说了吗？”

“可他还是被判了死刑。”

“坐下，你们坐下说话。”周普陪着笑，先按下女人，又来按童芳，手里暗暗使着劲：“他杀了两个人，当然会判死刑，谁辩都一样。”

女人一屁股坐在桌上，撒起泼来：“什么？这是人话吗？收了我们的钱，不给我们消灾，那还要我们的钱干什么？把钱退给我们，退钱。”

周普陪着笑：“哪有这种事？你来委托的时候，我们是签了委托合同的，考虑到你的实际困难，我们才收了一半委托费……”

女人已经捶胸顿足地哭起来了：“天哪，律师黑心啊，赚昧心钱……”

“算了算了，”童芳忍不住了，“周老师，领她去会计那儿，把委托费给她。”

“不行，童芳，不行。”周普拉她到一旁：“哪有这样的道理？你想想影响，传出去，以后谁还来委托？”

女人刚要下来，一听周普的话又继续哭起来：“黑心啊，丧天良啊。”

童芳对坐在写字间里的杨林大喊一声：“杨林，你带她走！让会计马上退钱给她！”

杨林正坐在那儿和刚刚来的季雨窃窃私语，一听招呼，痛快地答应一声就过来。而女人也迅速地桌上跳下来，跟着杨林走了。

周普遗憾地看着她的背影，长长地叹了口气：“童芳，你不该这样做，传出去，让别人说什么？我们的客户本来就不多。”

童芳没回答，一回头，看到季雨站在那儿好奇地看着。

“季雨，看见了吗？这就是本所现状：门可罗雀，车马稀少，有数的几个客户，还不想交委托费，你还想来吗？”

季雨朗声回答：“我更想来了。我们一起做，这才叫创业。”

没什么可说的了，童芳把季雨求职的事对周普说了说，让季雨跟周普去谈谈。周普似乎不太乐意，也难怪，事务所现在难以继，哪儿还有余力招募新人？可对童芳的话，周普向来是言听计从的，当即便带着和气的笑容，把季雨领了过去。

童芳长叹一声，走进自己的写字间。这是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办公室，有一个书橱，里面摆满了烫金的法律书籍，桌上摆着

一台电脑。一幕玻璃墙把这间办公室与相邻的办公室隔开，玻璃上挂着百叶窗。童芳一进门就把包扔到桌上，人倒在皮椅上，疲惫地长出一口气。她觉得累，累极了，律师这一行当，有时候真不是人干的。

桌上电话响，童芳懒洋洋地拿起电话：“童芳。哪一位？”

一听电话里那个声音，她脸上露出一一种复杂的神情来。

“励生，谢谢，谢谢你的安慰。现在对我来说，失败是正常的，不失败倒是意外了。”

门一下被推开，李元神采飞扬地进来，刚想开口说话，童芳一摆手示意他等等。

“谢谢领导的关心。问孙莉好。再见。”挂上电话。

就从这简短的一句话里，李元已经听出了电话那端的是谁，顿时醋意大发起来。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领导干部能这样吗？”

童芳没好气地：“有你什么事？有话说吧。”

李元看看她，看出她情绪不高，机灵地接着转了话题。

“好吧好吧。阿芳，我说什么来着？办离婚案就像骑自行车，只要办过一次就驾轻就熟。怎么样？已经十年没办过了，再办起来还这么熟练。完了，全完了，你瞧。”说着，把从皮包里取出的文件拍在童芳面前。

童芳翻开看着，眼神很惆怅：“他就这么……签了？”

“签了，连个顿也没打。”

“就一点犹豫也没有？”

“哪里？还不是我……”他顿了顿，看看童芳的眼神，突然醒悟过来，赶快改了口：“当然没有，我去的时候，他正等得着急呢。男人啊，离婚就像虫子蜕皮，还不是早钻出来早好？当然了，他也说了，如果你又后悔了，又发现了他的价值之所在，他还可以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